

4/20/2016

昨晚完全没有睡好。上半夜燥热，把睡袋打开半光着身子睡。下半夜冻醒了，爬起来把睡袋拉链拉上来，捂得严实再接着睡。早上起来一看温度计，摄氏5度！实在够冷。照例7点多起来，8点半出发。昨天走得太辛苦，今天计划只走14英里多，让自己放松一下。早上10点半，走到一个山口，看见一个野餐桌上放着一箱啤酒，定睛一看，的确是啤酒。大概是哪位好心人放在那里款待AT徒步者的。AT徒步者的确爱喝啤酒，一是解乏，二是解渴，三是啤酒便宜。不过，爬山喝酒，不是害人吗？走到桌边，想想，佛说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既然有人要害人，那就来害我吧。打开背包，往里面装了3罐，想了想，又装了一罐。一箱啤酒12罐，在我之前已经被别人喝了两罐，剩10罐，这一下被我祸害了不少。



走出10来步，突然想也没想，又走回去，拿了一罐，顺手打开，一口气喝了一大口。这一口一下违背了我两项原则，第一是白天不喝酒。白天喝酒容易误事，我一般都是晚餐或临睡前才喝点酒。二是爬山不喝酒。这是有惨痛教训的。2011年，我在北京工作，有个周末我一个人去爬箭扣野长城。周六爬了一下天下来，在西栅子村农家院休息。还记得那天点了条现捞的2斤重红鲢鱼烤着，然后吃了个玉米面饼，喝了碗小米稀饭，一盘手撕包菜和一大瓶燕京啤酒。等鱼烤好端上来，我已经风卷残云基本饱，但还是把那条鱼全部吃完。

我刚酒足饭饱，邻桌3个东北人（两男一女）的菜刚上来。他们听说我一个人爬箭扣，很是佩服（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值得佩服的），拉我上他们桌一起喝酒。反正时间还早，我也没什么事，就过去了。那天我们3个男人喝了两瓶红星二锅头和6瓶燕京啤酒，一直喝到晚上11点，才醉醺醺回房睡觉。第二天7点半起来继续爬长城。那天计划是从西

大墙走到九眼楼再下来，西大墙到九眼楼大约3个半小时，下山一个多小时，正好赶上1点以前的一班公车回怀柔县城。不料头天喝多了酒，第二天宿醉未醒，那天爬山，只觉得我浑身肌肉松弛，两腿无力，怎么也走不动。3个半小时的路我走了足5小时。下山已经过了两点，最后只好花了600元打车去怀柔。从那次起，爬山前夜，我绝不多喝酒，尤其是喝烈酒，更不要说爬山时喝酒。

但今天那一刻，我就是想喝酒，于是就喝了。而且是一边爬山一边喝。酒后运动的确不好，尤其是对有心血管和高血压毛病的人。即使是我这样胆大妄为五毒不侵的人，喝着酒爬山，也感到晕晕乎乎不舒服。要是坐着不动，喝个4罐啤酒不是问题，但背着40磅的大包爬山，一罐啤酒就让我晕乎了。好在路虽在上升，但没有危险，只是走得极慢而已。

10点半喝的酒，11点20后才感觉到清醒，然后是酒后无力，11点半坐下休息，吃了些牛肉干和坚果当午餐，也顺便消去酒意。一直坐到12点才继续前行。

喝酒前行时，看见一条青蛇穿过小路，钻进草丛，然后停下来歪着头看我，一副很乖巧的样子。武松酒后打虎，我老狐总不能酒后打蛇吧？再说，蛇不犯我，我也没必要去犯蛇。

下午3点半就到了预定宿营的窝棚。首先打开一罐啤酒痛饮，然后带着炉子和烧水大杯去500多米开外的小溪边，烧水洗擦澡。6点不到，我已经吃完喝完，坐进睡袋，继续喝啤酒看邮件和微信了。





